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馮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皐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墨數十行

墨浙本文
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
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
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名稱疾不欲行賓
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
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

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

三字集作次至

文粹作以至

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

文粹

作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

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
書記以䟽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
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
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墨數十行
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
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
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

三字集
作在畏

若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為錡言曰

聞有許侍御

集作御史

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

縱縱至錡銳

文粹有
意字

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

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

二字作粹
集本作贊

曰

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
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
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
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前人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

麗情作
俠集

為擊毬聞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

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

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

集作
中軍

他日出

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

遂室焉

集作
之

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

黨皆怨望會嬰

麗情集有
嬰暮二字

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

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

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
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
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
縛之趣集作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

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集無而字安得獨

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

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

屬情集有與字

小吏持扑者數十人

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

集有且字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

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

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

免亞之

二字集作贊

曰余尚大言

二字集作大史言

而又好叙義事

其實黨耳目之所聞見而

一作者

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

元鼎語予貞元年中

集無此四字

有

集作以

馮燕事得傳焉鳴

呼淫惑

一作咸

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

不辜真古豪矣

燕將傳

杜牧

談

集本文
粹作譚

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

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

山名
契丹

路

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

魏牧田季安合

集本文
粹作令

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

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

集有
禁字

何其

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

曰壯夫

集作
矣

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

集本文粹
有其字

時為燕

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

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

集作吳

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

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

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

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

書曰魏苦

集本文
群作伐

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

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

若能陰解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

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

集作
為

角

尖之耗於魏獲希

集作
不

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

集
作

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縣名屬冀

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

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
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
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
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
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
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
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
集作濟集作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買集作責集作恩於趙敗忠于上

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

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

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

集作畢

出後者醢以徇濟乃

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

二縣屬深州

殺萬人暴卒

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

十二

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獸次滴河陽信菴平昌將陵滿臺浮海蒲

冬誅齊三分

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

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

集本作地

復

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
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
者抵集作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

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

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

之兵不得一戰反束

粹有縛字

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

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

史統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

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

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

簇忽反

如搏鶚一可支百者累數

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

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鈐

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

地名關六十里

西首竿於都

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

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

嘗戴星俳優顚翫

集作玩

之臣顏蒞不展縮衣節口以賞

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
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
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
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
年春劉摠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
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塋
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

集本文
粹作春

某遇於馮翊屬

縣北衛

集本文
粹作微

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

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撿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

新羅海路之要

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

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
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
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
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柰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
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
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
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予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
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

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

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

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

二字集作

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

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

新唐書有旬日二字

詔至分汾陽兵東

討

唐書作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

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

東討

集作伐

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

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愆知其心難也愆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愆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

集作權

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

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

集作情

並植雜

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蔡襲傳

李 磻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劒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為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

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
得以酌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汚聞而壯
義之命廁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大
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汚恐公主為振
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
詐為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汚深然其計
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武鎮守欲殺汝曹河
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為振武所害匈奴有得

此語者遽歸寧武遂移部曲

八字一作遽歸單于單于遂移部曲

次于屈

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襲歸告沔欲
奏恐詔問須生口為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疋
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匈奴衛
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請以貲糧入蕃招引沔從之
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危
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
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為我去必不還事已不

諧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

復

一作後

中路

一有冊字

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

之襲遂見蕃相相曰吾病饑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懷襲對曰為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
二人詰問方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貲糧
一十橐馳寄公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
匱竭易相助也今部落甚遠安知旱魃如此蕃相曰人
不曉公法昨者饑莩不得已有所犯干今日汝必以此

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疑盍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虐我何益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為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為小蕃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汝若真招徠當為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襲之為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為誓顏色不動辭令

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為我劈心出血後自飲之亦足為
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器中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
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醢分擘言畢飲盡器中血匈奴
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里
後又詐稱弋獵侵掠振武不和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
不得歸乃誑單于相云更於雲朔州為蕃國取資糧因
遂得歸具告汚以誘得匈奴近塞無匈奴新劫振武還
兵勞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

往汚許諾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
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
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奪之歸公主至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汚又嘗書襲名於
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不
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汚加司空石雄受天
德軍防禦使唯襲非大君所知主帥不為奏公主亦竟
不能為言功業籌策遂瞠而不顯而河東絕滅匈奴至

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揚弁於大原乘間拒命見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羗反自會昌二年及今征伐襲並有勲績其功皆錄在河東簿書惟破匈奴為首功而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磎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是然古人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耶始余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大原聞蔡襲方知

為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況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為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為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舜

昌充

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其

集作於

將武

之至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圍將申壽守請殺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

劇寮貴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螾
遭傷其將害也可知已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武固

集作已

知理可伸不柰守嚴悍必當受枉刑乃樂而俟死

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支體魁然乃

投石拔距之類

集作狀
枉之事

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絀其

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

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

即今盛
唐縣

野寇四起其邑將

危武請於守曰此真某畢命之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

奏命為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入樅陽不意伏盜發於

一作
岷發

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闔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

當其刑況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
也況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
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
三十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
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集作
謗遭辱無是心
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傳

無心子傳一首

負苓者傳一首

仲長先生傳一首

五斗先生傳一首

強居士傳一首

醉吟先生傳一首

江湖散人傳一首

甫里先生傳一首

書李賀小傳後一首

李夫人傳一首

楊烈婦傳一首

竇烈女傳一首

趙女傳一首

無心子傳

并序

王

勣

集作績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

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

泛越

集此無字

若而從越國之式

新唐書作法集作載

曰有穢行者不

恥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

將遊于茫蕩之野適勸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
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
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
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體集作體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
鞍竟以熱集作藝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頸貉膝跽齧善蹶
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
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唐書東
作清
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負苓者傳

前人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豈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

王繫之不逮省久

文粹作

矣

一作文王繫辭之不逮者久矣

以為文王病

也吾是以嘆

集作疑

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

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

一作

事

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大和磔裂元氣

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篆而識物情陰陽相

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

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

嗟文王乎負其筇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字

集本文不辨作名

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前人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

年

集有間以二字

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

集有

名字

因游河渚一覩而伏

集作服

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

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

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
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前人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
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
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
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集作為為養而稽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強居士傳

釋皎然

人生性靜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者病之源

一作原

也故至人觀其靜見萬物之真觀其動見萬物之通客有強君隱士之儔也理照涵俗寄於和扁之伎而時人無能知者予嘗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有統於心

而通於物理其靜為性其照為覺覺也者日月之謂乎
性也者太虛之謂乎故理世為儒可以敷五典理性為
釋可以越四荒一作四流理病為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
追業疾可亡而世教罕能代之故醫王未悉辨也子曰
至哉斯言命小子志之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
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

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
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
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
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
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
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
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
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名者亦時時

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

集作過

必為之

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

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

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

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

一作履

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

肩輿適野舉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罍竿左右

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

此凡十年山間

二字集作其間日

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

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
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
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
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
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
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
幸不好彼而自適孟觴諷詠之間放即集作則放矣庸何
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

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
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
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其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
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
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集作
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
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

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
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
之齒六十有七鬢集作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
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
知其興如何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
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

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

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

文粹無之字

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

之散其

集作而

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

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泓為潦為汙土之散封

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填不可

以為垞

集作垞

甃

集作瑤

不可以為土豈得非散能通於變化

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

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

集作傳

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甫里

松江上村墟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

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為

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

通例刻之于石

今在閩州文宣王廟

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

漉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

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

幽憂疾痛中茫

集作落

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

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

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

一作

工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

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鑠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

而後已好潔几格

音閣

窻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

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

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
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善講評
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
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
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詳先生居
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
牛減集作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
夜則與江通也集無無別集有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

夜則與江通也

集無也字

無別

集有他字

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

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

具區之具
集作具區

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

曰堯舜黜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

集作馬

非聖人耶

集作無此

四字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

虱名器雀鼠倉庾者如何哉先生嗜茶薺置小園於顧

渚山下

山在吳興歲貢茶之所

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蟻之費

集作

蟻之實

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茶經陸季庠撰茶訣釋皎

然

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

集作記

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

石泉

在無錫縣出

其三曰虎邱四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

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

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

潔樽置觴

集作解

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

雖詣

集作訪

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内外姻黨

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

集作性

無事時

則乘小舟設蓬席賣一束書茶竈

集作爐

筆牀釣具擡船

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

去之不若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集作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云

集作字

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

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成其文余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

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絕句縣南五

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

址陂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

集作夫抱藂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

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集作嘉除里民

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

集作領小吏經焉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嵒集作藂後

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

令季躁

集作
禿燥

下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王府請以假尉

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
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撻刻削露其情狀

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

集作
得

隱伏天能不致罰耶

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
坐是哉

李夫人傳

華外祖故貴鄉丞范
陽盧君諱善觀夫人

李華

夫人趙郡李氏諱某字某號惠日自後魏義豐懿公琛七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于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于貴鄉丞范陽盧公善觀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高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詭請曰此誠違教尊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命姑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

慈恐他日追憐傷尊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
唯安吾蕪變吾性自是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
也盧公嘗為宕州司法叅軍夫人隨官西南羗戎不知
長幼之別夫人之威儀敬順聞於殊俗羗戎化焉大夫
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則飽每曰此女在側
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戚讀論語詩書禮
傳古史箴頌近世詞賦合於雅者盡諷之善鼓琴幽閑
自娛志普門之教彤嚮符應六姻孤幼歸夫人者如不

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于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畧敢告史官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

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
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
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
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
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
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
守其邑恐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
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

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

文粹
作為

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

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

集作
溝

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

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壻

也賊失勢因

集作遂

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

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

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

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

於辦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

一作夫

之所

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

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

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城而去

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

楊氏當之矣李翱

二字集粹作贊

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

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况

集無况字

獨後代耶及其有

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慙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

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
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
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
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
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
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集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嘗
間謂曰賊克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
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

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

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

希烈僭敗曰臣

湏自為計以

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

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衛門

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

時正已死

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

匕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
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
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
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
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
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
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

集作洪下同

為某言桂娘事湛年

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
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
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

三字
集作

一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
賦官捕得法當死簿音部已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
鹽鐵官泣懇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其身為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遽義之曰固

當

三字集作固

為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有

今則官所賜誓

集作願

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

之言難信因出利刃于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訣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

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
貞芬乎蒞蘭不足為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
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
人乎噫後之脩女史者幸無忘耶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宮殿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一首

廳壁記一

中書

政事堂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是以遠

夷慕義琛賁鼎

一作負

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啟

草木茂暢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思
勝日聖思閑遠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行乃命法
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
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眇思古以
論都襟靈洋洋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
志弘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
往而在朕常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
至是遐歷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

有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
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烟
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
度以就斯宮攢攬拱密玉石碧瓦龍錯層軒烏跂崇墉
粉靜璇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分據而山屹蟠
虬蜿蜒鱗動招擁蹲獸却騁姿雄欄檻宏褭乎豁達一作
達跨臨乎涇渭緣竹凝遠繁松藹深竒樹流光丹墀迴
遶於是闢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景新山川

勢重迴太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峻巖嶭而固護
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縹周帝之垣原隰
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跼神機一
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鬱鬱瞻迴途一作遠以下濟

撫璇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邈迤感前王興廢知
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閱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
翫也凡殿宇成構揔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
夫奮力將校呈規然而材匪藻稅塗唯儉靜經之營之

不日而成也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為天
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
國山河形勝真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
七十一作年北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
龍首山作前後建觀闕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所
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
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悅而就居焉自漢元年乙

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
其傾頽毀圯悠然邈然竟無有存之者我后緬慕古昔
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摧基而繩脩木不侈不約
巍然巍然時以通覽無方周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
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朝恩之孫也
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揔右廣貞心冠
古陛下龍昇大寶光啟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變生
人之耳目渙大明之徽懿武力忠壯玄機天啟式是萬

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環列上曰忠為令德
有若士良志弘為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
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烟澹是月也三辰
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宮迴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
旋乃出金風疑由是乎造于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
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悅懌晴山屏開以四遠故城巉然
而隱嶙鮮風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
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

疑思亭乃立臯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所以志大臣之功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為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

之所

一無此
六字

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

玄齡起復

一無此
二字

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

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

相筆乃遷

一作
移

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

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

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

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一作
移

之

兵不可以

一本無以字
下六字同

擅興

一作
誅

權不可以擅與

一作
施

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

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

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

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

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聞咸作知荒不救見咸作知饑不

驚咸作知逆諫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

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醢一作鵠

毒有夷族有破家或作有破家有覆族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

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一作昌廢

邑之亂梁

一作狄

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

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

為機紐

一作論思變成機務

道變

一本無此二字

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

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十一字或作幸

為戒之無
罪斯記

一作皆唐文粹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權德輿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宗起于

集無于字

教化緝熙于光明

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弘文殿側創弘文館

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閣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

盛選重名虞世

集無世字
避唐諱

南楮亮而下為之學士更直

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

迪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於門下

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

登閣古先腴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

斯陋矣按六典帝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

則統於黃樞而或署

集作置

或否不為恒制後

後字集作孝文後元

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

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

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若彛器扣如黃鍾由小

司徒升左輔乃蒞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襟

辨志樂群皆循

集作脩

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戶之羨財

百萬附益而脩飾之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內輔

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於公之王父

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為直學士懿文含章休有厥聲至
公則聿脩之弘文貽厥之昌阜盡在是矣至若命館之
名集無名字再為脩文終為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
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興交代於中臺之任踴躍於大
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趙公嶠始
受命為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館
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
年秋九月記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
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
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一無此字則劉懿

之一無之字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直一作秉筆便坐自此始號

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一作人未列秘署玄宗開廣視聽

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

厥后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一作

數術
典藝

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

之詔一作
詔

需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

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一作指
縱命中之畧謀謨帷

一作
帷

幄之秘陰陽一作
陽

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一作
制萌乎將

然事構乎無形皆功一無
功字歸元后而德一無
此字播興運循

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彩者孰一作
罔究其端雖然臧否

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一有
焉字元

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

一有焉字

近日丞相府不由

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棹橈

建中

一作以

來簡拔之

一作尤

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

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

士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

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而其

二字作莫

能脫乎漢時始

建

一作置

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

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

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齊桓公納廐人

編棧之說以為直木傳曲

一作直

則曲無由至曲木傳直

一作曲

則直無由至後之君子戴明聖協盛時推廐人之

規移于

一作規矩乎

引賢使如是

一無是字

貫珠駢璧則瑕瑜不

雜矣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

一作將

王士政

一作玖

並掌

院事延于

一作近乎

十年與直徇公之議聆於朝端

一無此二字

中書舍人杜元穎兵部侍郎沈傳師洎諸學士皆涉歷

歲久備乎前文

一作聞

者也李常暉以北閣舊記室別堵

殊義非貫通改于前廳會

一作時

以為使聖上詔復墜典

留神太古處厚與司勳郎中路隋職參侍讀

一作講

通籍

近署紀述之前託沈傳師沈公以為稱善之在已不

若使其人讓于處厚

因字一作固陋

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

之初元也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顧問應對參會

翰林志作

參班第旋次

翰林志集並作旋次班第

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

帝以永真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綱為承旨學士位在

諸學士右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

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

翰林志無此字

布大澤則昇丹鳳

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

一有殿字

則直上

翰林志作止直集作

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

二本作詔

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

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

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

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

至於張則美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集作典命

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稔繼居九丞相二名

卿之後乎俛瞻仰翰林志作瞻仰覩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

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歌曲攻於內且決事於

冥冥之中若之二本無此二字無暴揚報校二本作効之慮遂忿行

於私易易也入翰林志作遂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

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

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中不自愧斯

翰林志
作乃

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

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
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

丁居晦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壁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
久日燦雨潤牆屋鏽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
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顧是言曰吾儕登

務罄盡心力細大之事人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衆賢名氏翳不光耀夫今不治後誰治之遂召工賦程不日

而成峭麗齊平粉繪耀明

或作目

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

列英豪使千萬齡無缺無傾工役

一無此字

告休命予紀完

緝

一作茸

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

月十四日記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院使壁記

杜元穎

聖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詳擇

一作延

文學之士置於禁署

實掌詔命且備顧問又於內朝選端肅敏裕邁乎等倫者為之使有二員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

一作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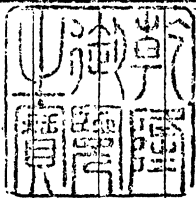
而達于上軍國之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

衆情之異同悉以關攬因而啟發若非有達識有精材一心守公百志根正則曷能保維密勿之際傳導吁俞之間哉故嘗由是職必極其位有若今之右軍梁時進樞密劉堅焉當先聖躬勤萬務志清九有築壇互登持

柄驟移贊命於是乎出號令於是乎發急宣密付波至
颺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難乃以今內給事李常暉內謁
者監王士政繼領其職既而掃殄淮蔡廓平海岱有魏
以六州底貢常山以二郡獻地北逐犬戎南剪溪蠻凡
兵事之所會符檄之所至籌畧之所授告諭之所加決
於一言歛以萬里得失以之而定安危以之而分降自
九天之上行乎四海之外一作內無不面奉宸斷在競競
跼蹐喘汗之中揣切必究毫芒靡失不有絕人之神用

其孰能處於此乎勤勞夙夜亦云至矣我皇初績寶祚
特加寵獎榮以金印紫紱玉帶之賜尋又就遷命秩勲
階兼崇蓋舉勞以行賞也爾其聳善嚮義愛才好直周
旋蚤暮率履無越每聞激忠之詞及有所論必加慰勉
欣喜外形此又列內庭者所共幸也至于增葺院署使
群英有游處之安栽培松筠使多士有吟翫之適表裏
融暢始終堅全固不易得也若無題叙則將來者何以
景行之因移學士舊記遂徵前院使之官族斷自元和

已後列于屋壁焉時庚子歲夏五月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七